

余任天先生号天庐，能书善画，精鉴赏，富收藏。解放初他住杭州平海街西湖电影院附近，是沿街的，所以有个小门面，收些字画杂件碑帖等，有时还为人代写书信。那时我随父在杭州演出，没事就去其处看看，因为我喜欢古玩杂件越窑晋瓷的水盂笔洗等，而字画我还不入门。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在杭州演出，再去平海街，余任天先生已经搬走了，后来我每年去杭州，总要去浙江美院看看几位老先生。一次去陆抑非先生家，请陆先生写扇面，陆先生见一面是我先生张大壮画的紫薇寿带鸟，为此写得特认真，写了两首诗，一首是李白的诗，而另一首“忽然湖上片云飞，不觉中流雨湿衣；折得荷花浑忘记，空将荷叶盖头归”。不知是谁的诗句，陆先生笑笑说：是徐青藤题画诗，是近日看余任天藏画时在一幅徐青藤中堂上的题画诗。我一听余任

天先生的藏画，即问余先生搬到哪儿住了？陆先生告诉我住处在城隍山附近，离得不远。

我马上去余先生家，先生家是石库门式二楼一幢，进门客堂家具是宁波式榉木的，四椅两茶几，方桌长条案，椅上刻有梅兰竹菊。余先生告诉我是他结婚时自己出样子定打的，梅兰竹菊是自己画的，楼上橱柜上的门面也刻有诗书山水，都是自己写自己画的。师母也是吟诗高手，有时还要为余先生改句，是很

风雅的。余先生作画讲究笔墨，山水花卉都能，书法晋人，且写的都是自己的诗句，朴实无华，以拙见长，非常耐看。

余先生跟我很投缘，我每年到杭州总要去看望他，余先生知我喜欢字画，会出其收藏之古画，有文徵明、董其昌、徐青藤，还有无款的宋人画，并教我识真伪。为此我也学到好些东西，还给我画山水菊花等。余先生也似宾虹先生一样，画上总有自己

荷乡说荷砚

◆ 卢廷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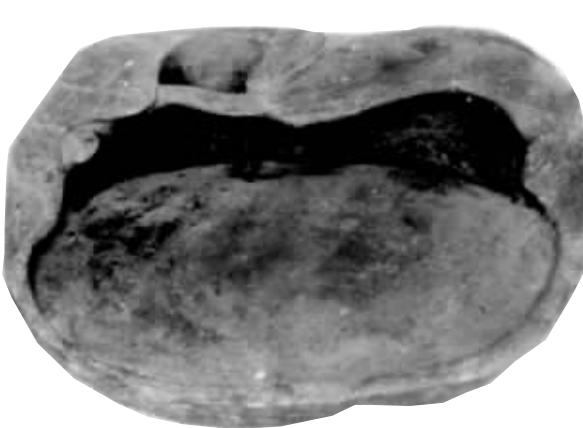
荷清丽、高洁，佛教、儒家以至寻常百姓都钟情于荷，她的形象广泛地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文人案头。砚琢为荷形，别有一番情致。

图为一方生产荷藕地区的荷叶形歙砚，为天然独体块石雕成，整个砚是一张翻卷自如的荷叶。叶片向右上方率意舒展，然而边缘部轻轻翻转，构成砚池。采用深浅相间雕法，凹凸起伏，层次分明。叶脉以“减笔”法，仅几道可数的阴刻线。行刀淋漓酣畅，简约而不简单。叶柄曲直天然，曲而不弱，劲而不僵。截处还显露出小小的气孔。注水口与贮水池巧妙地分开，立体感非常强烈，宛如一柄正在徐徐打开的伞盖，袅娜生姿。

刻砚，人们总爱说琢砚，与琢

玉相提并论，首先，强调的是相石，石入眼中，砚出心中。进行全方位的构思，形成蓝图。然后凿、刻、铲、磨。从我中有石，到砚中有我，从而进入天人合一的境界。该砚上下16cm、左右18cm，厚3.5cm，突破了常规砚上下长，左右窄的形制，视觉上对荷叶更具贴近感、逼真感，更便于展现荷叶的立体形象。

虽为截枝荷叶，但生机勃勃，作者捕捉到了自然界那荷叶在晨风中摇曳向上的瞬间。令人领略到“红衣翠扇映清波”的意境。尤其是阴雨季节，该砚全身凝结了密密麻麻的水珠，散玉滚晶，璀璨夺目，砚池里渗出一汪清水，确是一柄出浴于晨露的荷叶，更是一幅泼墨写意的墨荷图。



孙老寄给我纪念封

◆ 朱俊伟

已故孙传哲先生是我国著名邮票设计大师，在他长达四十余年邮票设计的生涯中，为中国邮政和广大集邮爱好者奉献出150余套精美的邮票。

孙传哲先生1915年出生于浙江宁波，1995年4月在北京去世。孙生前原任邮电部邮票设计室主任，全国集邮联合会第一、二届理事，是我国唯一的联合国特邀邮票设计师，孙老还是北京市政协常委。

我是个集邮爱好者，也是孙传哲先生的崇拜者，我对孙老设计的每一套邮票都格外倾心，我最喜欢的邮票如：志号纪94《梅兰芳舞台艺术》，全套8枚，另有一枚《贵妃醉酒》小型张；特75《黄山风景》，全套16枚；特60《金丝猴》，全套3枚；T56《苏州园林——留园》，全套4枚，等等。这些邮票别具匠心地把人物、动物及风景描绘得如此维妙维肖、栩栩如生、精美绝伦啊！

1990年初冬的一天，我从报刊上获悉，已离休的孙老将在他的故乡浙江举办他个人邮票设计作品

展览会，届时，浙江邮票公司、省集邮协会等单位联合制作纪念封供给到会的嘉宾和广大集邮爱好者。当时，我既高兴又着急，高兴的是，孙老多年的愿望实现了，着急的是，我如何得到这两枚纪念封呢？

我想来想去总算想起，与我联系工作的一位姓刘的朋友，曾听他说过，浙江诸暨市有他亲戚。于是，我同他通了电话，让我喜出望外的是，他说，这件事能办到，假如孙老到会，他叫亲戚设法请孙老签名。不过，我还是半信半疑的，因为那时孙老已是76岁高龄，届时又要招呼嘉宾，非常忙碌……一个多月后的一天，我在单位真的收到了，而且是由孙老亲笔写成的我单位地址和我姓名、及其签名钤印的纪念实寄封，那段日子里，我兴奋了几天几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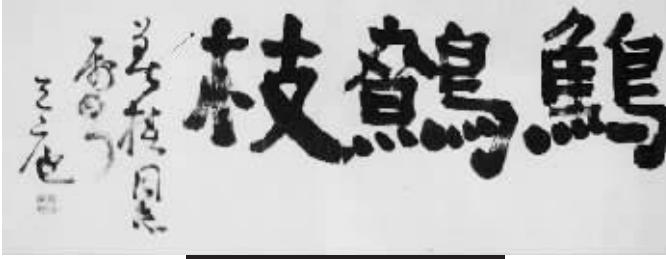
而今，我翻阅着珍藏的《孙传哲邮票设计作品集》，重温着这些邮票的设计背景、创作经过、艺术特色以及艺术风格，我知道这里面凝聚着孙老四十余年邮票设计的巨大心血啊！

可园杂忆

鹤鹤枝

——西湖畔几段缘之四

张大根



少见的南宋吉州窑彩绘斗笠盏

◆ 张文献

吉州窑位于江西省吉安县永和镇，为宋代江南地区著名民间瓷窑之一，烧瓷品种繁多，地方特色浓郁。尤其是南宋之后，吉州窑的产品更是丰富多彩，装饰技法也是多种多样，深受百姓的喜爱。正如《景德镇陶录》所云：“江西瓷器，唐在洪州，宋出吉州”。

图下为吉州窑白釉褐色彩绘斗笠盏。这种彩绘装饰完全是在南宋之后，受了北方磁州窑的影响。盏的外壁以褐彩绘鸡心状纹，绘画手法极为挥洒、生动、随心所欲；于不经意处显出高超的工艺水平。在粗线条中再加一些白釉细线，装饰感强烈，釉色黑白对比，富丽庄重。卷枝上还偶点几点攀枝，显得生机盎然。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绘画技法有元青花的端倪。值得注意的是，盏的内壁（图上）绘画就是磁州窑的翻版，一朵盛开的菊花，一个含苞欲放的花蕾，一对翩翩起舞的蝴蝶；一幅花恋蝶，蝶恋花的生动景象。只不过到了江南之后，多了一份江南人所特有的对称。

该盏高5.5厘米，口径11.5厘米，制作规整，修胎精致；融合了南、北两派的制瓷工艺，充分展示了两派工艺大师的杰出精华，是吉州窑精品中的精品。



幸存《解放日报》广告收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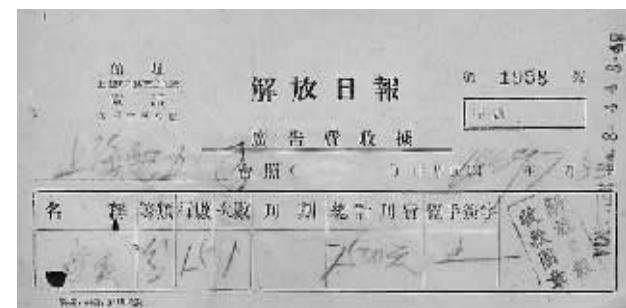
◆ 谢德昂

在收集上海解放区印花税票时，我保存一张实贴单据作为证物。这就是《解放日报》头版广告费收据。这张广告费收据是解放日报开始当年上海滩著名老企业——上海电力公司的。那时上海电力公司在解放日报上登一则十五字遗失启事。由于认定解放日报是上海主流媒体，同时初期出版的解放日报在图书馆、档案馆或私人藏家手里还可找到，但作为广告费收据这样的经济文物就可能已经很稀少了。所以我没得到它背面的8枚印花税票而把它泡入水中。

它不仅是上海重要媒体经济文物，还是地下党上海市委革命活动文物。它上面印开具日期原

用“中华民国”纪年（见图），尽管这张保存下来的收据已在上海解放后第二个月，使用“公元”纪年，但原单据上“中华民国”并未划掉，显然它是在上海解放前已经印好的。

上海解放前三天，地下党上海市委已在江苏某地成立接管申报馆及解放日报编委会，这一史实在这张收据版铭记录“广38·5”也可证明。它确系解放军占领上海前已印好。我拿它与原申报馆“末代”广告收据作比较，它们版铭大同小异，我收藏的申报“末代”广告收据上印版铭为“广37·3”。真庆幸我“手下留情”，未把这张已有近代文物价值广告收据浸入水中。



抗日时发放的难民证 ◆ 宋康年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2月，日军进犯，望江县县城沦陷，县政府先后迁至敌后方长岑、鸦滩等地。同年5月，国共两党合作，主张一致抗日，当时县里遂成立了民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由县长兼任主任委员，动委会的日常工作，主要是开展教唱抗日歌曲，出墙报，散发抗日传单，救助难民等活动。由于日军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许多无辜的老百姓一时变成了无家可归的难民，四处逃荒。为了妥善安置和救济难民，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在敌后方设立了不少的难民收容所，并给无家可归的难民发放难民证，凭难民证，就可以享受到免费食宿或衣物等救助，从而渡过难关，这件难民证就是在这样历史时代背景下的产物。

该证布质，竖式长方形，长12厘米，宽7厘米，正面印有安徽望江县难民证“第二区（南东乡第四保）”“姓名（汪金炉）”“性别（男）”以及“民国二十七年（六）月（十七）日发给”，背面加盖有“望江县政府印”的四方形印章。（如图）

据考证，在1938年（民国二十

七年）时，望江县第二区设在鸦滩南东乡第四保，即原大桥乡。通过这件难民证，一方面使我们了解到抗日战争期间望江县行政区划的变化和设置等方面的情况，另一方面它生动地再现了日本帝国主义给我们中国人民所造成的深重灾难的情景。从而使我们更应该永远牢记这一段屈辱历史，时刻警惕着当前一小撮日本右翼分子仍然蠢蠢欲动、叫嚣反华、贼心不死。

